



# 雨點先生

〔美国〕艾·马尔兹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4712·3/16

# 雨 果 先 生

(四 幕 话 剧)

〔美国〕艾·马尔兹 著

荒 芜 译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Albert Maltz

Monsieur Victor

---

根据作者寄来的打字稿(1978)译出

### 内 容 提 要

本剧是美国著名戏剧家和小说家马尔兹的新作。作者依据他对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生平的深入研究，艺术地概括和表现了雨果生活的一个片断，即雨果全家流亡于英吉利海峡一个小岛时期的生活。剧中歌颂了雨果领导法兰西流亡者所进行的反对路易·拿破仑、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共和的斗争；雨果的形象显得非常丰满，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崇高理想、坚强信念和惊人才华，以及他的书生气和家长作风。

责任编辑：罗晓风

---

### 雨果先生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71,000 开本787×1092 毫米1/32 印张4

1983年4月第1版

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600册

---

书号：8069·348

定价：0.40 元

## 作 者 声 明

这部作品是虚构的，所以不应该当作真实的传记看。然而，作者相信，这里所写的事件是跟人物性格、时代精神以及许多既成事实相一致的。因此，尽管有关事件未必实有其事，但却可能这样，而且也是应该这样的。

**附记：**本剧中两套布景尽管描述得很具体，但在上演时，可以作适当调整。

## 人 物 表

(以出场先后为序)

维克多·雨果	米歇尔·阿莱
莱歇·苏特	克莱·阿莱
阿黛尔·雨果	代代·雨果
路易斯·鲍瑞尔	阿道夫·杜格迪
法朗索瓦·雨果	保罗·沙南
余尔斯·罗雪弗伯爵	海克特·卡列尔
奥古斯特·杜菜	雷蒙·鲍瑞尔医生
查尔斯·雨果	

### 流亡者社团的成员

海 斯	瑞比罗尔士
布瑞戎	艾维士
梅兰尼·西蒙	勒菲伏
鲁米莱克	马 特
巴歇莱	拉 吉

## 布 景

海坛，泽西岛上雨果的家。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下旬。

### 景 一

雨果的书房。早上七点钟。这一幕进行中要把幕放下一次，借以表示又过了几个钟头。

### 景 二

客厅。两个钟头以后。

### 景 三

同上。下午九点钟。

### 景 四

雨果的书房。一个钟头以后。

## 第一幕

幕启时，我们看见维克多·雨果正在他的书房里工作。他站在舞台中央后部一张高及胸口，有点象现代制图台似的斜面桌子前面。他的衣着古怪，一件灰色长袍，拦腰用绳子一扎，罩在一件红色羊毛内衣外面，从颈口、袖口和脚脖上都可以看见内衣。脚上穿的是毡拖鞋。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作。

雨果快要五十岁了，体格魁梧强壮。尽管头发灰白，饱经风霜和刮得干净的面孔有了皱纹，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。可以看出他的步伐、堂堂的风度、言谈、举止饱含着充沛的生命力。

书房是一间宽敞、明亮、陈设简单、专为写作用的房间。后边比前边窄点。墙上有煤气灯。右下方有一扇门通向这所房子的其他房间。（方向都以演员的观点为准）右墙中央是壁炉。左前角另有一扇门通向雨果的卧室。后墙中间，在写字台后面有一扇大窗户。同一面墙的左边和右边还有小窗户。冬天的晨光正通过它们照进屋来。

写字台的一边有个小矮桌，桌旁有两层书架，上层堆着信件，下层放着报纸。

靠左墙，有一个结实的书橱，橱里塞满了书。橱顶上有两个蜡烛台，一大一小。橱前面放了一把圈椅和一只脚凳。椅旁有一张小桌，桌上摆着一本书、几种杂志和一份报纸。

前下方，中间偏右，有一张双人坐的长沙发。摆的位置正对左墙。旁边放了一把直背椅子。

雨果正用一支钢笔写作。墨水瓶放在写字台上上方的一个平台上。尽管屋里有阳光，墨水瓶旁边还点着一盏煤油灯。幕启后不久，他想起一件事，放下写作，探手到口袋里，掏出一只表，同时眼睛望着背后的窗户。他瞅瞅表，快步走向卧室门口，打开门。

雨 果 （轻轻叫唤）莱歇……醒醒。（可以听见一个女人简单回答的声音，但是听不清字眼）六点钟了，是你该走的时候了。（他回到写字台边，吹熄灯，把它放在书橱旁边的桌子上。他继续写作。随后，莱歇·苏特从卧室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她的衣服和鞋子，长长的头发披散着。她身穿长衬衣，三十岁，说不上美丽，但有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，身体匀称、丰满。随后，她穿衣、梳发。她对雨果的态度是热情洋溢的；雨果对她的态度是友好

的，但是带点不耐烦，因为他的写作给打断了。

莱歇用一种粘乎乎的高腔调说话)

莱歇 雨果先生，我想……

雨果 (打断她)嘘！把你的声音放低些。

莱歇 对不起。我整天在屋子外面大喊大叫，到了屋里就没法不嚷嚷。(微笑)除非一个好心人，让我的嘴忙着干别的活，不能说话。(走得更近)昨天夜里你喜欢我吗？

雨果 (微笑)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

莱歇 我的丈夫今天就要回来。他要补网一直补到星期六。如果那时海里的风浪不太大，他还要出去。  
你希望我星期六晚上来吗？

雨果 (伸手去取记事本)请来吧……噢，不，不要在星期六。星期天吧。

莱歇 (微笑，没有一点妒意)星期六还有别的什么人，呃？

雨果 (撒谎)没有……开一个政治会。

莱歇 (走得更近)你这个人，到底是什么使我喜欢你呢？  
你头一天到我的摊子上去，从你看我的那副神气，我就感到高兴。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个名人，所以同你的名气不相干。就说现在吧，你并没有碰我一下，可是我的心已经开始跳了。你摸摸看。  
〔雨果微笑。她的称赞使他感到满意，但是他并没有走到她跟前去。〕

雨 果 你需要了解我的一些情况。早上是我的最好的工作时间。如果你告诉我，你一夜之间，多长了两颗心出来，我也不会停下笔来去检查。

莱 歇 (咯咯笑)噢，你会的！

雨 果 (拿起笔)再见，再见。

莱 歇 星期天什么时候？

雨 果 十点钟。不过，要是我的卧室里有灯火才来。要是没有灯火，就不要上来。

莱 歇 再见，再见。(她向卧室门口走去)

雨 果 轻轻地走下楼梯，好吗？

莱 歇 (到门口停下)我刚刚想起了一个使我心慌的念头。

雨 果 (不耐烦)星期天再告诉我吧。

莱 歇 (兴奋地)只要一小会儿。你瞧，我以前可没有给我丈夫戴过绿帽子，所以我想，也许不能生孩子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也许维克多·雨果先生会叫我怀孕的。

雨 果 (尽管不耐烦，仍然高兴)你喜欢那样吗？

莱 歇 我就乐坏了。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一生的焦愁。如果是你的，一个男孩，生下来会干大事的。

(一丝阴影掠过雨果的面孔。)

雨 果 不要作那种打算。我有两个永远不会惊人的儿子。

莱 歇 (容光焕发地)我就去作弥撒，为这件事祷告去。  
(她吻吻他的手，向他送了一个飞吻，走进卧室，却

没有带上门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听见另一扇门给关上了。关门声使雨果一惊，他跑进卧室。我们听见他的声音)

雨 果 嘘！(他回来，关上卧室门，大步走向写字台后面的大窗户。他向外面张望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回到写字台跟前。当他拿起笔时，幕降落下来)

(幕又启时，雨果的姿态和先前一模一样。冬天的温和阳光现在照进窗来。台后传来轻轻弹奏钢琴的声音。是一个很有功力的业余爱好者弹的，乐曲朴素，颇为悦耳而又悲哀。显然雨果专心写作，没有去听。随后他停下来，拿起一张稿纸，用一种演说的腔调，高声朗诵，同时用另一只手做手势。

雨 果 朋友们，流亡的伙伴们，在我们的苦难中，我们并不是孤独的！(有人敲右下方的门。雨果没有听见。敲门声更响了)在全欧洲，反动的势力横行无忌，共和主义的领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在流亡中。加里波迪流亡在纽约。玛志尼、科苏士、马克思在伦敦。波兰人、俄国人、意大利人、德国人、匈牙利人、法国人……我们大家都失掉了我们的祖国。  
(听见敲门声……厌烦地叫道)是谁啊？

阿黛尔的声音 我。

雨 果 (吃惊和厌烦)可是这是我工作的时间！

阿黛尔的声音 请开开门，维克多。

(雨果皱着眉头，大步走到门口，把门打开。阿

黛尔走进来。她的头发白了，她显得比她丈夫大十岁。尽管如此，她是一个仪表不凡的女人。她的身材匀称，态度娴雅，比一般人略高一点。她的相貌说明年轻时她是个美人。这时她一脸怒气，神态紧张。

雨果 出了什么事？

阿黛尔 (几乎是尖声地)我得跟你谈谈！

雨果 (掏出表来)我在起草星期六的演说，两个钟头以内我们就吃午饭了。

阿黛尔 我要现在谈！(她碎地一声关上门，带着激动的挑战神色瞪着他)

雨果 (露出关心的样子，温情地)好吧，坐下。什么事？

阿黛尔 (原地不动)这种生活我再也受不了啦……孩子们也受不了啦。明天我们就搭班轮到伦敦去……(她的声音因为要反抗而提高了)……我认为你该拿出钱来，那是我们应得的权利！(一顿)

[雨果给吓住了，并且感到痛心。他说话时，含有极度的沮丧，但仍然带有他天性的一丝戏剧性。

雨果 过去这一年，我遭受了许多打击……可是却没有料到这一下。

阿黛尔 早就警告过你了。我求你搬家，求过多少次呀？你就是不听！

雨果 我原以为你愿意跟我同过流亡生活咧？维克多·

雨果一个人住在泽西岛上，他的家属却住在伦敦，世界上的人会觉得奇怪……可是正月里你写信给我说，你愿意分担我的苦难。

阿黛尔 (爆发)不错，但是这种监禁劳动是不必要的！你逃出巴黎，跑到布鲁塞尔……那很好！可是，当人家把你从布鲁塞尔驱逐出来，你却在英国海峡里选了这块石头岛。

雨果 (强烈地)从这里我能看到法国海岸！

阿黛尔 上帝呀，那是什么样的安慰？

雨果 对我来说，那是了不起的！(他带着深情，攥紧拳头向窗户一挥)暴政就在那儿！靠近它，我的愤怒才能得到营养。阿黛尔，环境和我的天才给了我一种神圣的使命。我的家属为什么不尊重它呢？

阿黛尔 你以为我们不尊重它吗？

雨果 尊重它，你们还会说出要离开我的话来！

阿黛尔 在伦敦或罗马，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过文明生活的地方，为什么你就不能执行你的使命，你能给我举出一条正大光明的理由来吗？

雨果 有许多理由。第一，我不会说意大利话或英国话。可是这里的人懂法语，我需要跟人民接触，这一点你应该知道。第二，我在这里工作得很好。不象我在布鲁塞尔时那样，也不会象以后在伦敦一样，受到一大群客人的折磨。

阿黛尔 你在布鲁塞尔时，我没有跟你在一起。如果我们

搬到伦敦，我会保护你，不受客人的打扰。

雨果 更重要的是，住在伦敦的维克多·雨果不会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同情，而住在英国海峡小岛上的维克多·雨果却有戏剧性，甚至连瞎子都能看出路易·拿破仑在法国的专制来。

阿黛尔 啊，现在我们接触到重要的事实了。为了一出戏，为了你的世界形象，你就要你的家属去受罪……

雨果 (打断她……抓住她的手臂)你不是这种心怀恶意的人。你知道我并不想要个人荣誉。难道我得到的还不够吗？(阿黛尔甩开他的手臂，走向圈椅。)

雨果跟着，热情地说)路易·拿破仑用他的剑和谎言控制法国，可是我要用我的笔把他的腐败的专制主义戳穿。(恳求)再过几个月……最多一年……我们就能回家了。

阿黛尔 三月里你也说过，“再过几个月。”我想所有的流亡者都在舔他们的梦，就象一个孩子舔糖一样。(台后的琴声打住……曲子弹完了。阿黛尔在脚凳上坐下)这一阵子，就这么个孤立的石头岛！天下雨！风刮得我简直想要象一条野兽嚎叫起来。

雨果 (温情地)你忘啦，八月里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？这个岛象一颗宝石。瞧瞧今天的太阳，冬天已经过了一半啦。

阿黛尔 (拉扯她的衣服)还不仅仅是气候问题……(辛酸地)用四百五十法郎来经管一个家庭！每到月中，

我就不好意思去见卖肉的。然而，我的丈夫手上却有三十万法郎的比利时证券。

雨 果 我们就靠证券的利息过活……另外还有一点外国版税。要不然，当我的作品在法国被禁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度过今年呢？

阿黛尔 要是你卖掉万把，让我们过得象样一些，又会怎样呢？不会成为灾难的。

雨 果 要是我死了，就会成为灾难。

阿黛尔 噢，又来了！你会比我、甚至比你的孩子们活得更久。

雨 果 那只有上帝才知道。要是我真出了问题，孩子们无法维持你和代代、甚至他们自己的生活。那些比利时证券……

阿黛尔 (打断他)噢，你的辩论总是那么有逻辑性，可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们，他们身上的荷包却是空空的。

雨 果 比从前的钱少一些，并不是空空的。适应一下我们流亡生活的现实，对他们并没有害处。

〔台下，钢琴又弹起已经弹过的曲子。

阿黛尔 我知道……你容易适应。你高高地坐在这里，快快乐乐地工作，你的脑子里充满动人的伟大作品。当你想休息一下，你在海滩上散散步，不管那里有没有狂风大浪。可是我们这些人呢？……却给禁闭在一座丑陋的英国房子里。(突然伸出一

只手，紧压在额头上)噢，我的头疼得好厉害！脑壳好象要炸开似的！

雨 果 我以为昨天晚上雷蒙给你送了水蛭来呢？

阿黛尔 水蛭不管用。

雨 果 (摸摸她的肩膀……温情地)真抱歉。我同情你，亲爱的。

阿黛尔 (带着悲惨惨、安静静、慢悠悠的憎恨)不，你不可能同情我。你天亮就起来，精力旺盛得象一条水牛……(讽刺地)……一口气吃四个桔子，连皮吃下去……(苦笑)……我的上帝，连皮带核……然后在这间冰凉的屋子里洗冷水澡……然后用那令人难以相信的马鬃作的手套，从上擦到下……这么壮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同情象我这样一个可怜、虚弱的人？

雨 果 我不知道你今天犯了什么毛病，一定有什么事，你还没跟我说。(气恼)代代翻来覆去地弹那个曲子，难道非弹不行吗？

阿黛尔 为什么不能弹呢？她的日常生活就是那个样儿。(站起来)她越来越变得忧郁了，可是你看不见。她很少说话，从来不笑，你不会注意的，直到有一天她住了疯人院。

雨 果 (恼火)那是恶意的胡说八道，阿黛尔，你是知道的！我非常喜爱代代。不过她这个孩子向来只顾自己。她需要发现新的生活兴趣。

阿黛尔 她需要的是恋爱和结婚！在这个石头岛上她能找到吗？你的儿子是有文化的人，你希望他们跟一个捞蚶子的女儿们结婚吗？

雨果 他们知道这种流亡生活不是没完没了的。我就没听见他们抱怨过。弗朗索瓦打算翻译莎士比亚。查尔斯迷上摄影啦。他们并没抱怨……

阿黛尔 (打断他)他们没有向你抱怨，因为他们怕你。

雨果 (惊住)怕我？这种恶意攻击我才不接受哩。没有哪个父亲能比我更接近自己的儿子。

阿黛尔 你真是一个自满自足的青蛙！对于你的儿子，你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！我跟你过了三十年，只得到这个教训：做一个天才的家属，可就倒了大霉。(呜咽)瞧瞧我！谁会相信，我和你是同岁？

雨果 (叹气)是的……气候坏……孩子们缺乏社交生活……还有，要是我的天分差一点，也许跟我过日子会容易一些……(做出为难的手势)

阿黛尔 (喃喃地)还不止那些。

雨果 还有什么？

[现在真正的、炽烈的痛苦从阿黛尔心里爆发出来。]

阿黛尔 你使我在每一个人面前丢脸！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还象个色鬼一样，毫无顾忌，把我的脸、我的心踩在你脚底下，一点都不在乎。(台下的钢